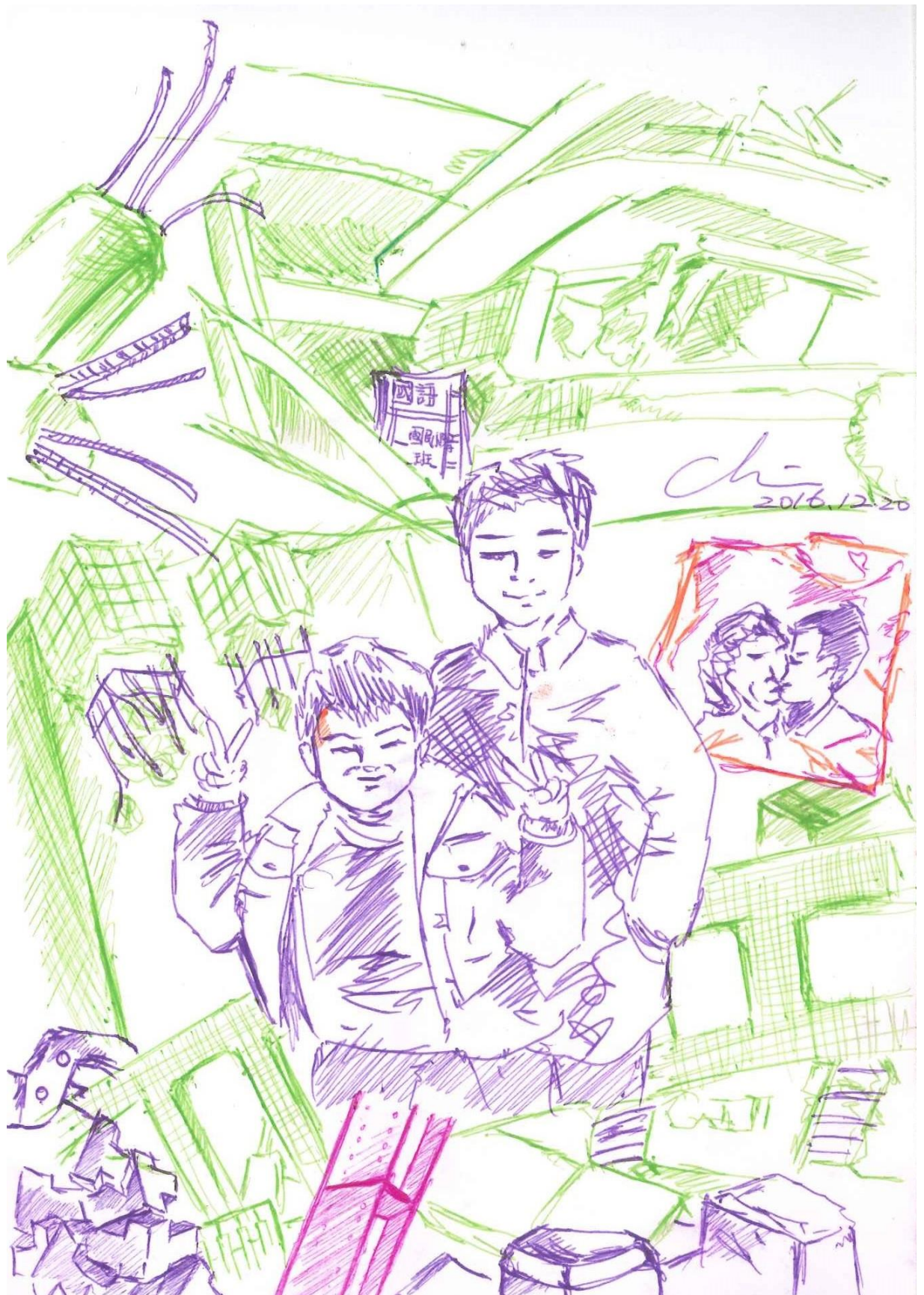


(一)叔叔·我們在這裏？



林志憲技師

## 第一次救災，喊救的聲音

### 2016年2月6日上午3點57分美濃地震

住在安平，半夜地牛翻身巨響警醒

於新聞看到，當日早上7點我就馬上打電話給鄭明昌理事長詢問是否需要支援！？

電話那頭，鄭理事長似乎忙到不可開支，說著：現在正在支援收容…掛掉電話，心裏有些不安！

陸續看到新聞報導，倒塌的樓層與成大的空拍圖

看的肝腸寸斷~如此嚴重的震災，不可置信發生在台南永康…猶如災難片場

### 2016年2月7日除夕早上7點

曾永裕技師打電話，問我是否可支援並與他的班

由於昨日的擔心猶言在耳

一口就答應，好像收到入營教育召集的口令

不加思索地、不可抗拒地回答：「沒問題，幾點？在哪？」

### 2016年2月8日

早上7點到了永康前進指揮所，戴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的工地安全帽，進入災區似乎所有救災人員已知獲土木技師，也如同我的帽子是有軍階般受尊重

走到接近I棟的指揮所，一路上許多救護站、記者、黃色警示帶，在外圍形成一圈人潮，到了指揮所棚架，看到曾傳來、陳良雄技師，

鄭明昌理事長已被命名為大鋼牙計畫搜救總指揮官，

鄭明昌理事長到了指揮所見到我，馬上問：「B棟與E棟有需要現場判釋，協助現場搜救」甫到指揮所，即臨危授命，立馬隨搜救人員爬進到塌樓層…

跟著消防局救難人員越過倒塌的樓房，通過數處鋼梯

走過平躺的牆面，穿越倒塌樓板，到處是散落的衣物及床墊

依指定的「入口」隨著繩索攀附進入，空間漸漸緊縮到達人只餘一人大小，

由於樑柱接頭未完全束制，因此形成不穩定結構

不足的彎鉤就像懸在線上的人命，上面破碎的混凝土石塊，每走一步就有掉落的粉塵進入前，隨時拍了小朋友的作業簿，還來不及悲傷，跟著攀爬至未知的狹小空間

光線已無法進入，需由消防援救人員以頭燈照射導引

「還要再下去嗎？」我問

「不好意思，還得麻煩你，因為距離我們要去的地點

還很深沉~且將近剩餘樓板間約不到1公尺的空間，需要你的專業判斷是否無安全之虞、如何拆移，另一棟上方及同棟樓層另好像還有生還，

因此若此處不易拆除及搜救困難(因亦無法判斷是否有生命跡象)，則需要將人力集中於別處…」對方回答，一邊攀沿往深處

終於到了目標處，由於柱體粉碎，  
上下樓層與大樑中間夾帶混凝土堆疊滑動著

搜救隊員與我於深處交互對答：

「可能要撐開樓板，再鑿孔到另一側，才能確定是否生還」

「依房間空間，另一側臥室，應就是 B7 林姓小兄弟」

我心頭一凜，心想是否就是那些作業簿的小主人，還沒回神

「林技師，你怎麼判斷？如果我們人員下去鑿洞，有多少機會能看到生還者？我們會不會有危險？要往下鑿洞還是撐開？但這麼重的樓板如何支撐？中間破碎的混凝土塊該如何移除？…」

## 有故事的照片



維冠B棟7樓之1林姓小兄弟  
已確定不幸罹難2016年02月8日 17:36



一下子許多的問題，我的腦海一片空白，但需很冷靜地判斷。

「其它樓層的可能生還者有多少，如果移除或鑿開樓板在這狹小空間，需多少人力？」

「只能有二人，且一人需固定繩索，並用徒手鑿除的方式逐一拆解，需半天以上，如果沒有任何意外…但如有任何生命跡象，我們都願意」

我啞言後，說：「這裏太不穩定，也實在很難用任何機械式可拆移或拆除後是否保證安全，是否暫先考慮該棟相關樓層再來解決此處？」心想著，如此密閉的空間，實在不容

易救援語一閉，好像對方有個聲音回應「叔叔，我們在這裏！你放棄了我們嗎？叔叔！」  
我的靈魂似乎滯留在原地，踱步走到 G 棟出口，隨時拍了放在型鋼支撐的結婚照，短短  
半天，彷彿經過了生死無常

當日下午 5 點半左右，B 棟 7 林姓小兄弟確定罹難，  
我的眼淚不停的流下~才覺生命無常，尤其生命亦在不可自我掌握時~

此時，我們是救災者還是受難者，技師的社會責任及扮演角色…喃喃自語中